



需求涌来，“休学中心”遍地开花

《新民周刊》记者调查了不同类型的休学机构，在与疾病对抗的日子里，这些家庭是否找到了答案？一家理想的休学机构，应该是什么样？孩子在那里，会变得更好吗？

□ 记者 | 吴雪

“为何爱我者予我牢笼？”

这句歌词来自电影《消失的她》的片尾曲《笼》，原本讲述的是爱情关系。但在评论区，有高赞评论说，这句歌词也是如今无数亲子关系的真实写照。冠以爱之名的控制，压得许多孩子喘不过气。

在周松的印象里，女儿婷婷曾经乖巧听话。但五年级时，孩子情绪开始变得低落，买了雕刻刀不只是培养雕塑的爱好，还可能有的想法。婷婷把自己锁在屋子里，不出门不吃饭不上学，手腕上还有划痕。由于女儿一直拒绝去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，周松和妻子无法强求。

如今，婷婷已经休学一年，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。

周松的家庭样本并非孤例。据《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》调研结果显示，我国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已

经达到总人数的30%，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%—20%。他们当中，很多家庭都尝试过心理咨询、药物治疗、物理治疗等等。但无一例外，孩子休学的比例很高。在一项对1232个患有抑郁等精神障碍学生的家庭调查里，有过休学经历的孩子占53.85%，平均休学次数为1.71次，第一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为13.74岁。

除了家庭和医院，休学机构是承接这些孩子的一个场所。从线上博主兜售“三天驯服叛逆期”课程，到动辄数万元的封闭训练营，从主打“陪伴”的小型机构，到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治疗的日间中心，不同休学机构特色各异，有的主张完全接纳，有的主打自然疗愈，还有的戏剧、塔罗牌、cosplay都会出现在课表里。

需求如海啸般涌来，催生出一条“厌学产业链”，

坚定自信

那些杀不死我们的困难终究使我们更强大

天才少女和非常好先生

泣

